

懷念我的老部屬

沈一鳴上將

· 李貴發 ·

猶記民國八十二年初，我奉派在美國工作已近兩年，時任空軍總部作戰署署長，亦為非常受部屬尊敬的陳肇敏將軍因公過境洛杉磯，他與我見面時告訴我：「作戰署為因應未來工作，需要一位具備外語能力且有和他國談判經驗的幹部，因此，準備調我回軍擔任訓練組組長乙職」。

民國八十二年四月，我奉命返國就任新職，當時因空軍戰機老舊，飛安事件層出不窮，亟待全面換裝，空軍高層正透過各種管道準備展開採購幻象2000及F-16戰機的前置作業。我擔任訓練組組長後，二代戰機的協商與前置作業隨即積極展開。

在與法國技術人員協商採購幻象戰機相關事宜時，我發現空軍因久未換裝新機，空技勤人員的英文能力及對先進戰機的知識均嚴重不足，與法方談判換裝流程及進行新機性能的審查，空軍幾無人能協助。當法方提供幻象機的飛行及維護技令草本與我方後，僅極少數人員能勉強閱讀。因談判時程緊迫，在確認戰機性能需求時

，只好由我與法方技代面對面逐頁審查（幻象戰機原始技令文件只有我的審查簽名）。

因在我擔任訓練組長初期，例行工作已十分忙碌，還要兼顧新機性能文件的審查及與法方高階人員談判，深感力不從心，非常需要一位具有良好英文能力及戰術素養的飛行幹部協助。

時至民國八十二年下半年，談判進



民國八十二年，作者（右二）獲選為幻象戰機現地評估小組五人之一，秘密赴法實施談判與評估，對我國後續成功採購、換裝幻象戰機，貢獻卓著。

度已進入戰機性能實質審查階段，某日我在新竹基地主持研討會時，發現空軍有一位長得很帥氣的中校能以流利的英文實施簡報，簡報後，又能以流利的英文回答法方的提問及進行討論，態度不卑不亢，詢問之後方知他是沈一鳴，任職於空軍戰術中心。

這是我認識他的開始，此後幾年，舉凡攸關新機換裝的相關問題，我即常請他來參加討論及協助，在他大隊長職務卸任後，我又幾度調他來與我共事，結下不解之緣。

沈一鳴除了英文能力表達流利外，且由於他曾在戰術中心任職多年，經常閱讀先進科技之英文書籍，戰術涵養極佳，因此，在與法方談判時極受重視與尊敬。加上他經常面露笑容，又具有言語幽默的人格特質，與法方人員互動時，雙方團隊常一團和氣，致事半功倍。

談判順利完成後，空軍決定選優派遣十四員飛行教官前往法國進行換訓並實施教官訓練，未能出國人員則由這些赴法完訓的教官返國後自訓。

經過甄選，沈一鳴奉派擔任總領隊，負國外換訓成敗全責。

總領隊也是換訓成員之一，除需一同參加飛訓外，舉凡換訓課目的深度、個別換訓人員飛訓情況，他都需要

要親自了解。他自己除了完成新機訓練外，還要執行教官及試飛官訓練，可以說是身負千斤重擔，相信一般人很難承擔。但據我了解，在極為有限的時間內承受如此大的任務壓力下，他對部下（包括赴法眷屬）情況的掌握和關懷始終如一，因此在法國期間，深獲空地勤換裝人員的敬佩和法方的好評。

順利完成法國換裝任務返國後，他奉令開始規劃國內空地勤人員的換裝訓練，從繁重的技令翻譯、教材的審訂、教官試講試教、教官交互帶飛、飛訓課目的訂定等，他都親力親為，可以說忙碌異常，幾無自己時間。難怪他的夫人對外形容，因每天都早出晚歸，她經常只能看見先生的背影。這句話雖然辛酸，但也是事實，道盡空軍眾多空地勤眷屬共同的心聲和無奈。

幻象戰機換裝期間由於他的卓越領導，將士用命，未曾發生任何飛安事件，順利完成換裝任務，沈一鳴的認真付出確實功不可沒！

民國八十八年下旬，我擔任計畫署長，所屬技研組組長出缺，這是一個對空軍建軍發展至為重要的職位。技研組負責規劃的新武器採購案常動輒需款數十億臺幣，因此需要一位清

廉自持且學識優良的人員來擔任，那時正好他在新竹聯隊的飛行大隊長職務任滿，經過他的同意，我即調他前來擔任組長。

當時的技研組工作壓力非常沉重，每天都要忙到晚上九至十點才能下班，遇有重大案件通宵達旦熬夜更是家常便飯。

自我擔任計畫署長後，有感於重大案件常因上下溝通不良，致公文往返費時無功，因此調整作法，凡有重大案件必先召集主管充分研討，獲致結論後，再由我親向總司令報告請示，獲准後，召集署內主管指示寫作方向，再由組長督導負責業參繕寫各種計畫文件。因已與上級長官溝通，達成共識，經此程序上呈的文件即能一次上呈即奉核定。

自從調整作法後，一向忙碌的計畫署此後不僅從不延誤公文，居然還常能準時下班。此作法雖有效率，但須憑藉組長對於案件的深入了解與完整構思，承上啓下指導至關重要，可謂關鍵靈魂人物。技研組的案件都很複雜，是計畫署最重要的組，沈一鳴擔任組長能深入了解案件內涵，化繁為簡，勝任愉快，因為有他，計畫署及技研組度過了一段快樂又有成就的時光。

技研組每年均要組團赴美參加航美會議，與美方有關人員研討空軍需求及未來軍事採購方案。因要協調美方政策及執行單位，會有跨數州之旅程，行程很是緊湊。為期獲得最大成效，空軍與會人員從準備到出國執行，常需不眠不休工作。赴美談判期間，更是如履薄冰，深恐掛一漏萬，造成國家損失。

技研組長是訪團執行官，需要承上啓下，由於工作負荷太重，加上時差因素，團員包括領隊（署長是副領隊）都甚感疲累，致偶爾會情緒失控。為能順利達成任務，執行官除自己不能有情緒外，還需安撫大家。那時我已看出沈一鳴是一位天生的領導者，儘管他也非常疲累，而且經常受到指責或埋怨；但他總能保持平和情緒，始終未曾受到影響，面帶笑容專注工作，當年的航美會議非常成功，他是最重要的功臣。

幻象戰機採購簽約後，鑑於空軍首次採用法國裝備，當時的總司令唐飛上將為確保空軍未來能成功換裝，提出先期向阿聯（UAE）租機來臺前置訓練的構想（阿聯也有M-2000型機）。我奉令組團赴阿聯協商，沈一鳴是我優先選擇的組員，我請他擔任副組長。

當時的阿聯空軍總司令莫罕默德將軍與我是舊識且非常友好（他曾來臺訪問數日全程由我陪同接待），願大力促成此事；但因此事牽涉政治問題，在分組討論時，我請沈一鳴負責政治外交可能遭遇問題及如何解決的研討，研討內容豐富，頗獲阿聯空軍總司令好評，可惜本案最終因租金價格太高致未能執行。

軍中晉升將官必須要有戰院學資，沈一鳴因一直擔任要職，無法脫身報考戰院，直到具有報考資格的最後一年，因國內、外考期接近，他決心放棄國內戰院考試欲報考美國戰院。出乎意外的是，當國內戰院報名截止後，國防部突然下令，未在國內戰院畢業者不得報考美國戰院，致他可能兩邊落空，十分困擾。

我獲知此事後，決心要為空軍留住他這位傑出的人才，因此特別費心找出國防部下此命令的原因，並在最高權責長官主持的會議中，盡全力為他爭取報考資格。但又憂心萬一為他爭取到了報考資格，他卻沒錄取有失顏面，因此會前曾經問他：「有把握考取美國戰院嗎？」他很有信心的回答我：「定能不負所望」。

那年，他果然不負眾望考取美國戰院，並前往就讀，這是一件讓我感

到與有榮焉且非常有成就感的往事。

我自軍中退伍後，和沈一鳴夫婦仍常有來往，在他擔任空軍司令時，我因病在三總住院治療，他在繁忙的公務中抽空來看我，並未因我已退伍而刻意疏遠。他那時曾告訴我，此生對他的夫人虧欠太多，等他司令職務任滿後即想退休，全心照顧家庭，陪夫人到處旅遊，可惜不知何故他此一心願卻未能如願。

內人去年初往生後我遷居新址，沈總長夫婦為表示對我的關心，在百忙中安排時間前來探視，沒想到就在他們夫婦造訪不到兩週，即發生黑鷹直升機重大事件，我心頗感難過。

沈將軍夫婦待人真誠有禮，沈一鳴更是才幹卓越，是難遇的將才，可惜天妒英才，讓他英年早逝。我為國軍失去了這麼優秀的將領而深感惋惜，更為國軍袍澤失去了這麼一位深受愛戴的長官感到遺憾。

內人往生已年餘，我深知感情深厚的相愛伴侶半途離去的傷痛，一年來我身陷悲傷中常不能自己，將心比心，更能感受沈總長夫人的心境。但我仍然希望她能盡快走出悲傷，只有沈夫人回到正常生活，已在天上的沈總長才能走得安心。我相信他會保佑妳們，也會保佑臺灣的。

〈重返福爾摩沙的天空〉

鏗鏘的苗秀

慢慢看慢慢地望
豐青與蔚綠會發現
時間深淺的步伐，快了慢了

是那盎然的根莖葉
即便風聲，不斷言語著脆弱
原生卻始終帶著
年輪的歌響，迎面而來
使福爾摩沙得再思考
曠野與眩目之間

就別再躲避純樸的烈火了
那並非永夜的臉龐
驚慌的軀幹更無需嘶吼
就像那蕊陽光空氣水
僅僅是在漣漪的眼眸裡
寫下涵蓄的滋養而已

請慢慢走慢慢地想
關於種下永續的足印
添堵的掌紋是否必須又必然
那株苗秀的路途始終
仍蔭佑著瘦弱
卻又鏗鏘的脈搏

· 林寒 ·